

辗转千余里只为取出血管“钉子户”

徐矿总医院介入团队5分钟化解危机

本报记者 晏飞

从浙江台州到江苏徐州，全程849.6公里。48岁的赵先生不惜辗转千余里，只为摘除体内一枚小小的滤器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在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介入科，医生仅用5分钟，就把这枚曾被宣告“难以取出”的“钉子户”完整取出。

一枚滤器沦为血管里的“钉子户”

两个月前，赵先生因右下肢肿痛查出“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”。深静脉血栓如同体内的“定时炸弹”，一旦脱落极有可能堵塞肺部血管，引发致死性肺栓塞。为保安全，医生为他植入了一枚可回收型下腔静脉滤器。

这枚滤器就像一把撑开在人体最粗大静脉血管里的“安全网”，专门拦截可能脱落的血栓。术后，赵先生恢复顺利，计划在“时间窗”内将可回收滤器取出。

岂料，意外发生了。在当地医院，医生们忙活了两个小时，换了三人轮番上阵，却始终无法将滤器取出。原来，由于放置时间偏长，滤器已与血管壁发生严重粘连，血管内皮细胞像“爬山虎”一样沿金属支杆攀爬、包裹，让滤器变成了“钉子户”。若强行拖拽，可能导致患者下腔静脉破裂大出血。手术被迫中止，赵先生陷入深深焦虑：“它难道要永远留在身体里？”

据了解，植入可回收型下腔静脉滤器并非一劳永逸。它有着严格的取出“时间窗”，一般建议在血栓风险解除后1至3个月内取出。超期滞留，滤器与血管壁粘连甚至被内皮完全包裹的风险剧增，取出难度极大，远期还可能导致下腔静脉闭塞、血栓复发等严重并发症。

一条视频促成“5分钟取出滤器”佳话

一筹莫展之际，赵先生的家人在网上刷到了徐矿总医院介入科医生张耐的科普视频。视频中，张耐讲解了复杂疑难滤器回收案例，表示有些滤器即便被内皮包裹，医生凭借经验和技术依然可以将其安全取出。这条视频让赵先生看到了希望。于是，他带着病历奔赴徐州。

张耐立即将赵先生收治入院，并带领团队仔细查阅他的影像资料。查房时，他见赵先生心神不宁，便宽慰道：“老哥，放宽心，在我们介入科，这都不叫事儿，比你这个还棘手的，最后也被我们顺利搞定了！”

“相忘于江湖”系医患间最真诚的告白

滤器被取出后，赵先生的身体很快恢复。在徐矿总医院介入科孙晓飞主任、张耐以及护士长为他专门举办的出院仪式上，手捧鲜花的赵先生深切感受到，这里不仅有精湛的技术，更有对患者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。

赵先生说，他曾被诊断为“易栓体质”，未来或许仍需面对血栓风险，但他已不再恐惧，因为千里之外的

手术安排在入院第二天上午。在DSA实时引导下，张耐从赵先生的股静脉精准穿刺，将特制抓捕器械送达滤器位置。他操控导丝导管，精准捕捉滤器回收钩，通过轻柔手法一点点将粘连的滤器支杆剥离并收入鞘管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从开始操作到完整取出滤器，仅用5分钟。

当张耐将取出的滤器拿到赵先生面前时，躺在手术台上的赵先生看着那枚小小的金属“伞”，瞬间眼眶湿润，反复说着“谢谢”。

徐矿总医院介入团队给了他最大的底气。

“我希望你以后千万别再来见我！咱们医患最好的状态，就是‘相忘于江湖’。但万一病情反复，也别害怕。记住，我在这里，我的团队在这里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！”张耐叮嘱赵先生的这番话，既风趣又深情。无病时各自安好，患难时互相扶持，这便是医患间最真诚的告白。

专家提醒：滤器取出务必把握“时间窗”

张耐提醒，植入滤器后务必注意：一是坚持规范抗凝，遵医嘱服药，不可自行停药，定期复查凝血功能；二是警惕并发症，若出现下腹痛、下肢肿胀加重等情况，需立即就医；三是守住回收“时间窗”，可回收滤器一般在1至3个月内取出最宜，一旦符合指征应尽早安排手术，若已超期变成“困难滤器”，应选择经验丰富的血管介入中心进行评估，避免强行操作带来致命风险。

徐矿总医院介入科深耕外周血管疾病，尤其在复杂疑难滤器回收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。过硬的技术和细致的关怀，让苏皖鲁豫省际交界乃至更远地区的患者慕名而来。从患者跨越千余里求医到医生5分钟化解危机，从患者术前焦虑到医生“相忘于江湖”的豁达，这背后，是徐矿总医院技术硬实力与人文软关怀的并行，让医患同心，共克顽疾。



爱心陪跑绳，护航视障跑者奔向健康

文/本报记者 吴云 图/本报记者 吴国乐

6月24日清晨6时许，云龙湖北岸寿石广场，三五成群的市民开始了晨练。

一群身着统一服饰的健身者聚拢于此，衣服上印着的“黑暗跑团”字样，在熹微晨光里格外醒目。志愿者韩士洪一遍遍拆解高抬腿跨下击掌的热身动作。他面对的这群跑者是视障人士，他们虽看不到眼前美丽的湖景，但一个个都带着微笑认真练习。

5时30分许，大家开始准备出发，志愿者与视障人士两两结对。韩士洪拿出一根橙色的陪跑绳，一头套在视障人士乔晓正的手腕上，一头牢牢握在自己的手心。“预备，跑！”没有过多言语，两个矫健的身影步伐一致、配合默契，在湖光山色中畅快奔跑。

半个小时后，“黑暗跑团”抵达紫薇岛，个个衣衫湿透。志愿者们带着视障人士一起感受满塘绽放的荷花。“这边的荷花都是粉色的，大部分已经盛开。有的露出了莲蓬，还有小鸟和蜻蜓在飞。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有阵阵清香，你闻到了吗？”韩士洪伸手拉过一片荷叶，拉着乔晓正的手让他抚摸光滑的叶片。

“夏天的云龙湖真惬意，我听到有人在吹萨克斯。”乔晓正脸上露出笑容。

65岁的韩士洪家住鼓楼区民馨园社区鼎甲馨苑，是社区手拉手慈善义工服务队的一名成员。他10年前就开始做志愿者，退休后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志愿服务，2024年被徐州市慈善总会评为十星级义工。

与“黑暗跑团”的结缘始于2023年10月。“那时‘黑暗跑团’徐州站刚成立，听说是陪视障人士跑步



上图：韩士洪（前排右）带着乔晓正（前排左）奔跑在云龙湖边。

右图：橙色陪跑绳牵起双方信任。



的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。”韩士洪当时还是个长跑“小白”，为了做好视障人士的陪跑，他开始苦练跑步，每周要跑5次以上。

陪跑的第一课不是奔跑，而是建立一份全然交付的信任。乔晓正家住富国街，韩士洪每次都到他家中接人，先带着他在附近散步，路上遇到台阶或障碍物便及时提醒。慢慢地，路越走越长，脚步越来越快。

“韩哥特别细心，家人带我走路偶尔都会有磕碰，但韩哥带我从来没遇到过意外。”52岁的乔晓正说。他自小患有眼疾，以前从没跑过步，体育课也没上过。2007年彻底失明后，除了去按摩店上班，他很少出门。第一次站在大龙湖的跑道上，他耳边仿佛奏响了“交响乐”——风声、脚步声和陪跑员的提示声，为他打开

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跑了200米后，他就喘着气停下了——不是因为累，而是激动。

经过半年的训练，2024年3月31日，韩士洪带着乔晓正走上了跑步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——参加宿迁半程马拉松。包括韩士洪在内，前后左右共4名志愿者作为乔晓正的陪跑员，一路上教他控制速度、调整呼吸。

为了分散乔晓正的注意力，他们还像主播一样讲解沿途的风景，带着他和加油的人群击掌互动。冲过终点的那一刻，乔晓正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有了半程马拉松的战绩，乔晓正信心倍增，想挑战更为艰难的全程马拉松。

“全马挑战的是跑者耐力的极限，难度远超两个半马相加。”韩士洪说。他专门为乔晓正制订了一套“魔鬼训练计划”：每周3次长距离跑、两次核心力量训练。2025年3月30日，他们以4小时45分的成绩完成了盐城马拉松。

乔晓正热爱写作，发表在《盲人月刊》的作品《志愿服务，让我奔跑了起来》引起很多人共鸣，文中写道：“看不见又怎么样？当我奔跑起来，整个世界都是我的舞台。陪跑员就是我的眼睛，他们的陪伴如同满格的信号，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温暖与力量。”

“黑暗跑团”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组织，徐州站自2023年成立至今，已发展了170多名志愿者，帮助约80名视障及其他残疾人士走出家门，享受户外运动的快乐。韩士洪不仅帮助徐州视障人士，还到全国各地陪跑，最好的成绩是带领上海一名视障人士以4小时08分跑完全马。他常说：“一根陪跑绳，不但牵起两颗同频跳动的心，更陪伴视障人士跑向健康和幸福！”